

相句好

第三期八月三十

新

行



新劇小說出版社即日出書籍

朱雙雲編

新劇史

新劇至斯已躋盛域顧開新劇先河者屢蹠屢起孤詣苦心亦正不可沒史乘之作詎容緩哉是書朱雙雲先生手編先生以新劇先進兼主筆政文章優美劇驗精深俾成信史其中有綱目自有年表有本紀有列傳有雜俎有五彩像片實兼龍門紫陽兩家之遺緒愛好新劇者不可不人手一編茲已脫稿即日出版

新劇家照片

俱係最新的爲各書所未載

序言

包天笑 葉小鳳 鄭正秋 沈石農 周瘦鵠 管義華 王瘦月等十餘人

傳記

本紀三十篇
列傳多篇

內史

綱目

自己亥始至六
大團體聯合演劇止凡十
六年來各省各地之劇團劇事莫不詳細

外史

派別

劇人自定的天然分別的

軼聞

新劇考證笑話軼事等

評論

約十

雜俎

名目繁多不及備載

以上各類均係雙雲先生費數年工夫始成之非一朝一夕所可造作也至于綱目一
門舍先生以外恐無他人能言之者願海內諸君鑒察焉慎勿以尋常書籍視之可耳
定於本月底出版洋裝一厚冊定價六角

新劇小說即日社出書籍

戲劇大觀錄

第一集

圖畫門

新劇家小影
名伶小照
客串小影
女伶小影

雜藝門

崑曲底本
新曲本
灘簧
工尺板眼

梆子腳本
新唱歌曲
吹打調子

論說門

新劇論說
舊劇論說
(說明書附)

劇本門

新劇劇本
舊劇腳本
(幕表附)

記載門

戲學淵源
梨園軼話

文苑門

詩詞歌謠
滑稽言論
遊戲文章

叢談門

瑣語
劇評
舞臺人
物表
話
一覽表

史傳門

新劇家史傳
名伶史傳
女伶史傳

編輯者

許天隨
陳勤補
朱耕漁

現已付印即日出版

二

新劇小說即日社出版書籍

新劇 (編天嘯許) 第一集要目

第一種圖畫部

一中國著名新劇家小影

第三種紀事部
一嘯天新劇經歷紀
二新劇界大事紀

二中國著名新劇小影

第四種文藝部

三東西著名新劇家小影

一小說(血痕花)可編作劇本

四東西著名新劇小影
五中國舞臺佈景及建築者

二劇本(多情之皇帝)法國名

六東西舞臺佈景及建築

劇

第二種議論部

三詩詞歌賦

一論說

第五種雜著部

二學說

一新劇名人小傳

三評論

二新劇考

三雜文

新劇小說即日出書版籍

四

雙雲館劇話

朱雙雲先生乃海上評劇家而兼新劇家者耳主持報務有年所發言論守正不阿早已名播海內對於戲劇泛者可比觀其手筆者類能知之毋庸贅述茲者承先生雅意以數年來關於劇界之著作概贈與本社令印成專本以賡海內愛此道者之檢覽現已付印不日出版所有簡要門類均列於左

名伶小照
新劇家小照

劇學

名伶小傳

評論

劇話

遺聞軼事

文苑

笑話

顛倒鴛鴦

公子無緣

孝子尋親記

家庭革命記

破鏡重圓

馬介甫

險姻緣

薄命花

一女三姻

落花夢

寄生花

義丐武七

以上各書正在
編輯不日出版

好白相第三期目錄

哀情	小說	悼梅影	池龍
短篇	紀實	烟火學校	鎮海軼池
短篇	紀實	余六郎	鎮海軼池
怨情	小說	中秋惡夢	劍鹿
短篇	筆記	妓情	蛟川張郎
怪誕	小說	蛇復仇二則	均一
實事	小說	巡捕惡	鄭定瑞
醒世	紀事	文明盪白	癡雲
短篇	紀事	海隅扶棹記	畢公天

好白相 第三期

目錄

二

愛情短篇 玉釵緣………王關忠

言情小說 痴心女子………朗軒

紀實短篇 薄命女………率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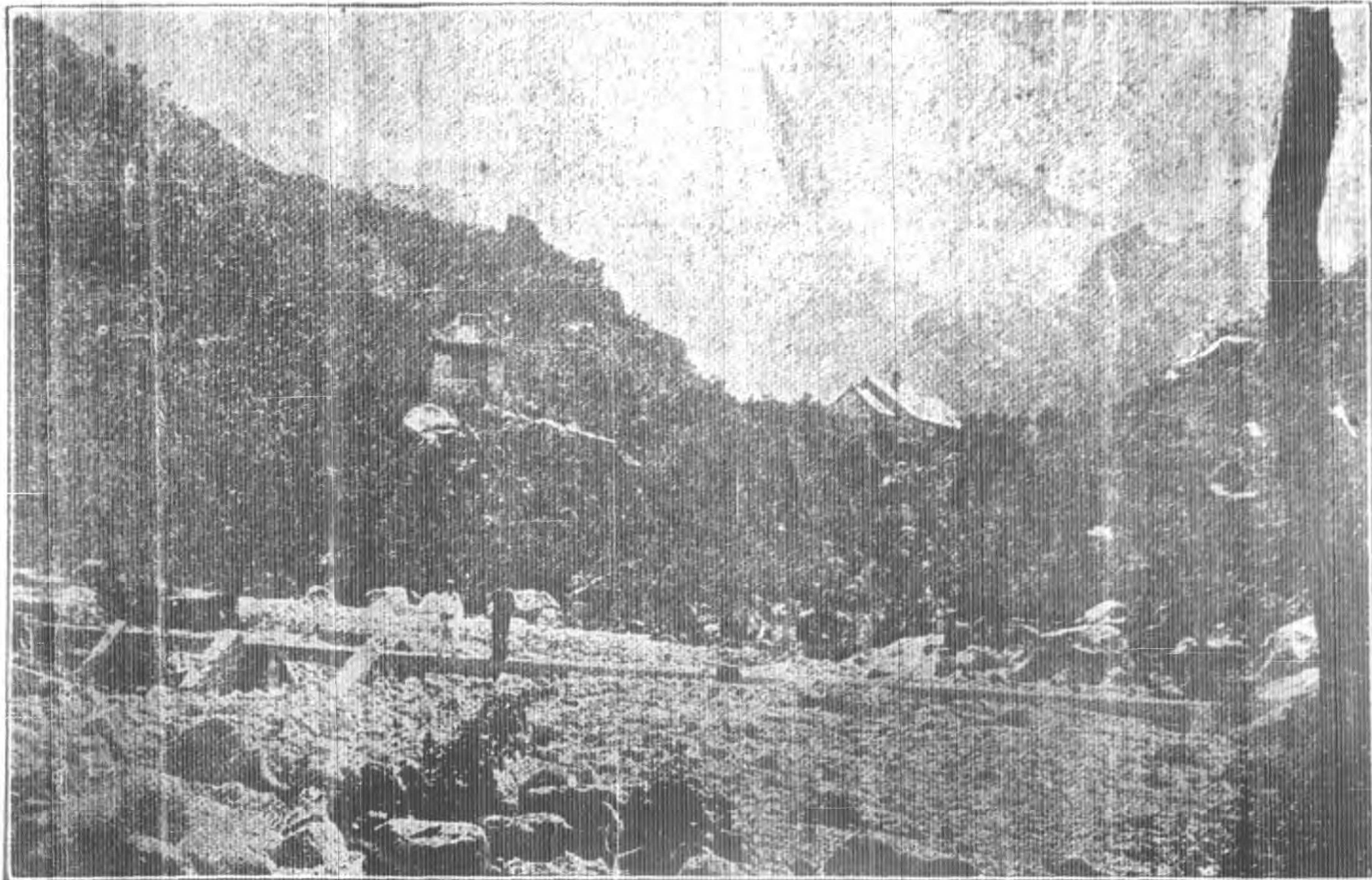
絕情小說 春闌夢………慧禪

實事小說 摧花使者………胎博

滑稽小說 燒得精光………博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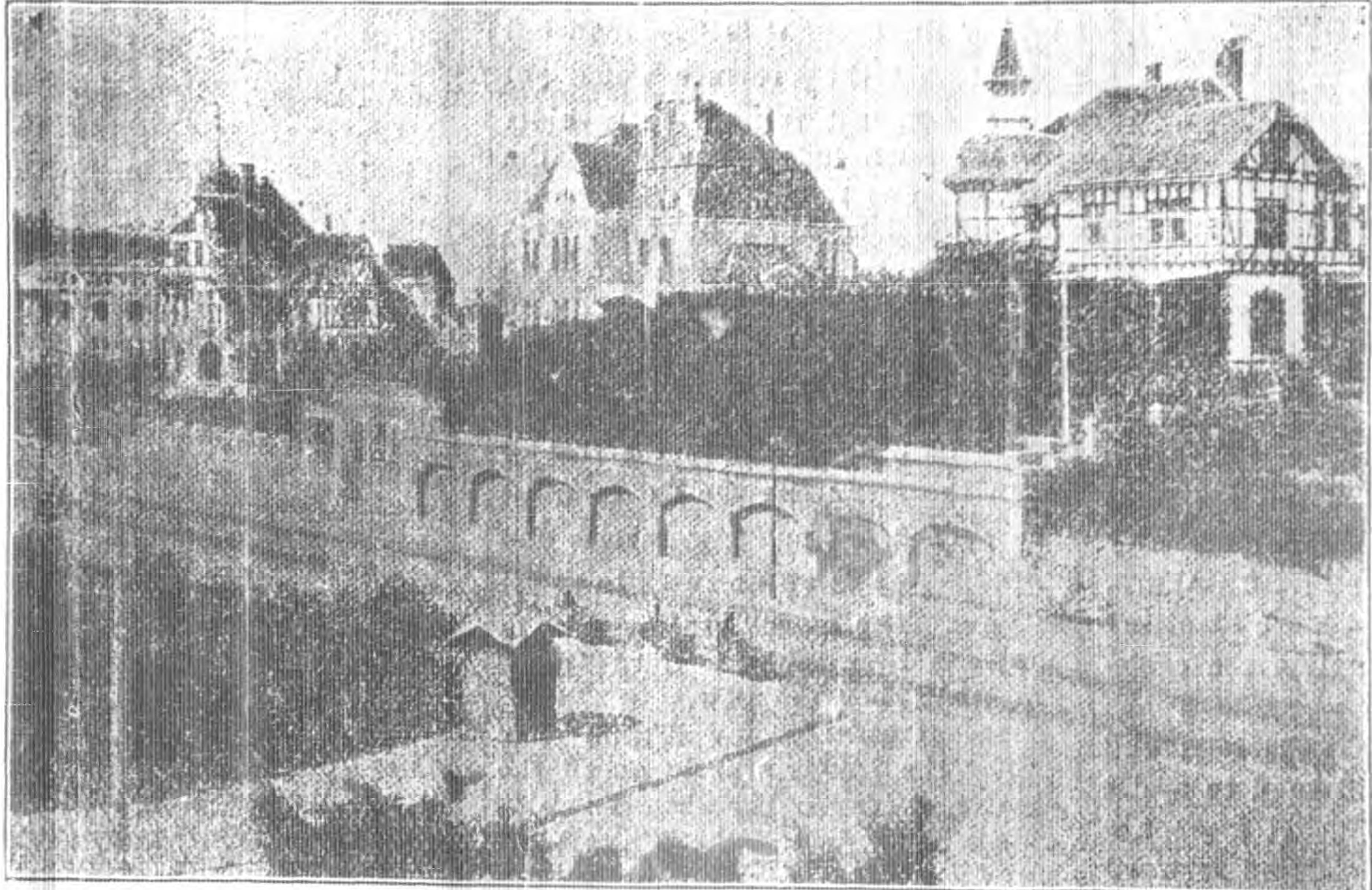
怪誕小說 新子不語………一鳴

(一) 青島島華屋之被劫



象現之路之路志特衰大

(二) 基 本 之 屋 華 島 青



克來生痕司博士之瘳病室

哀情小說 悼梅影

(續)

(池龍)

會有粵之某富商子羨女之才貌。浼張氏戚乞婚。女薄其品而陋其學。笑郤之。乃某子更以多金餌其母。以珠玉艷其女。而卒不能移女之初志。其母究非親生。擬用壓制手段幽禁一室。以絕其嫁。余之痴念。一日女邀齊張氏戚族哭跽。母前謂母曰。若垂憐。固爲女子福。不允。惟一死以了此生。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女子從一而終。豈爲涓涓銅臭物。而能玷女貞潔之名譽耶。衆聞其言。均爲之扼腕力勸其母。硬作保山母。不得已。遂諾。秋七月二十四日。即余藏嬌之吉日焉。

雖然。余之故里。尙有拙荆在。禮節不能不分。嫡庶故舉動殊草草。然女對余之。

好白相

期三第

恩愛毫不以此畧減。較之備六禮迎百兩者更覺滿心愉快。也是日親友賀興不稍衰。有以灘簧相贈者。有以酒席相贈者。欣欣向榮之氣象猶在目前。回首前情。竟成泡影。

雙雙牛女同駐銀河。七年年無勞鵠駕。徜徉詩酒。常諳魚水之歡。美滿姻緣。同協衾綢。之夢。閨中之樂。有甚於畫眉者矣。女自入門後。勤儉樸素。井臼躬操。周旋余側。隨在順承意旨。暇則研究文墨。數月餘頗增進步。嘗對余曰。人生不幸作女子。身尤不幸作中國女子。身每不能於社會上成名立業。終其身於閨閣中。以鍼黹縫紉。操持中饋。爲唯一之天職。更引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說。爲掩飾者。藉口計也。不知東西各國女子之多才多藝。皆由學問上得來。弛依附之性質。存獨立之強權。我中國能廣籌經費。推增學校。納通國女子盡入於陶育。

好 相 白 第 三 期

之中日浸月潤則學識優思想富家庭教育日進純良何難與男子爭雄於世界上哉會同居徐氏有姊妹花肄業於城南高等學校逢星期給假日常存問梅姑慤憑其同入該校梅姑毅然從之未幾而武昌起義各校女士紛紛有組暗殺隊者有組鐵血團者梅姑則躍然而起曰此正女子建功之日也從征異域不讓木蘭我獨何心而竟如涼血動物耶後爲其母所阻不果行心滋戚然光復後商務大受影響余適當其衝困於經濟一籌莫展女則安於貧苦無一怨言。

大凡愛情之交際厯久則變幻每異恒時此由心理上之作用而非薄倖之起點恨海情波循環消長理有固然余於商務失敗後名譽因之墜落時有非常一種怨尤刺激腦海故每遇家務瑣事稍不縱意即於女前呶呶不休女則默

然順受。背余則啼泣而已。逾時女仍伴以笑語。余則復好如初。此種勃谿之事。余與女約有數十次。從未反目。有半日之久。記有一次。余自以爲理由。足以女爲故意。拗折怒甚。竟與女衝突。女亦怒斥余去。余即拂衣行。女又牽衣襟。余不理。即歸大婦宅。越數日。仍思念不置。趨赴女處。願作負荆之請。余素性剛執。從不肯承媚於婦人。惟此次自知悔。不得不低首下心。權移我素性。誠破題兒第一遭也。至此女略解愠。遂向妝閣內檢出詩兩首。屬余依原韵答和。始允解此。圍其詩云。

死生相感在知情。半是憐才誤妾名。一片落花人已去。阿儂終不負前盟。
別後無如骨暗銷爲誰。強起倚疏寮。而今負氣長辭別。願入空門把佛描。
余閱畢沉思半晌。搜索枯腸不能粘成一韻。女佯笑曰。呆郎君。以曩日便。

好白相第三期

便之腹今豈偕經商之貲本同捲入漩渦中而隨浦潮流去耶余赧顏不能答女遂免余罰其時已蓮漏三下饑腸轆轤向女乞食女即披衣下樓烹茶煎點殷殷侍奉不少懈授受之際見其身顫齒擊知其嬌軀嫩質當此宵深春冷宜其弱不禁風矣而女猶勉自支持溫存體貼足徵其與余之感情縱有萬丈之刣磨終不能磨滅於萬一迄今思之余誠爲薄情郎何忍以勃谿之事從而挫折之耶嗚呼除非同赴九原安能報吾卿知遇之恩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誦白樂天之句能無黯然雖然梅姑之塵刱尚不僅在伉儷間嘗此儻來之怨已爾

先是余荆來滬分居兩宅含怨之心怦怦欲動後遭商務之厄又困於阿堵物藉此發端竟作河東獅吼日來梅姑處尋釁而勃谿之事又起矣余左右爲難

期三相好

不能復贅。一辭惟有聽。余荆之作威而已。女惟背人彈淚。對影訴愁。雖經旁人慰勸。殊不能片時或釋。回憶昔時之門韻聯吟。幾不知人世間有苦楚境。曾幾何時竟成隔世矣。一日謂余曰。家庭間有洩融之樂趣。雖饔飧不繼。亦有餘歡。今若此。妾縱百端忍受。終不能感格其誠。此由妾之不善之咎也。況君之商務至一蹶不振。如此困難。達於極點。妾曩日從軍入學之虛願。非解囊不達其目的。今無論已。惟有出外傭工自謀生計。乎抑縫針刺綉爲度。日計乎。丈夫能屈能伸。女子亦何嘗不可權行。其是君母以此爲取辱而怏怏不許焉。後請之堅。而余亦聽其自擇。豈知不數日。而其病遂發現矣。初得心痛疾。繼之以乾咳。下午。每來寒熱。潮女諱疾忌醫。從不於余前道。及至發現時。而嘔血已三次矣。要皆由於平日鬱塞過度。凝結而成。余既不能携借花旛。殷勤護惜。而又遭狂風。

好白相第一期

驟雨亂點。擢殘卿何不幸而遇此薄倖人。尤遇此薄倖人之困境。時以勃谿之事激怒卿心。而又不容大婦之憐玉成卿。卿長眠不起之疾。嗟乎。卿視余爲知己。余爲卿之罪人矣。予與女結褵。至於撤手。綜計三百四十天。然除民軍反。正以後。皆日困愁城。其中所極意。恣樂者不過三十日而已。是卿之催命符。非由余之速成哉。

病榻維摩。藥爐常設。黃花對鏡。顧影自憐。當此之時。以病情論。原不能顧而之他。無如爲經營計。勢不得不行。古人所以有商人重利輕別離之歎也。自四月間返滬。見其形容慘淡。身體已消瘦不堪。詢其病狀。知潮訊已月餘不轉。此明。明造成一完全之乾血症矣。睹余至。欣然下床。謂昨日有函達君。前今君已至。恐此函付諸滄海。余問其內容所書何事。女謂惟有兩律絕命詩。餘無他語也。

隨伏案錄出余即取而閱之是

午熟潮來病轉深寒梅著遍到如今行蹤已去鴛鴦散好夢難尋翡翠衾掀起情波來孽海（指余與其勃谿而言）那堪俗眼諒予心（指大婦與其勃谿而言）料非藥石醫殘體枉作當時並命禽

懨懨扶婢勉支持斜倚闌干有所思詩草書成箋寄遠燈花挑盡妾眼遲病魔擾後清容減羅袖封來別淚施誰把紛紛幽怨訴藁磯猶是誤歸期

閱畢謂女曰何作此不祥語不知此詩竟爲梅姑最後之筆墨從此纏綿床褥懨懨不起延至六月厥疾愈劇投之以劑熱終不退且時時呼余至床前余今最痛心不忘者記棄世之前一夕細喘如絲搓其兩眼出其瘦削青黃之手緊握余腕對余曰妾與君朝夕晤對已近週年今別君先往不得長侍巾櫛負疚

好白相期

良多。余聞此言。覺一縷辛酸。從心田翻起。珠淚涔涔。竭力忍住。已爲其警見慰。余曰。君在壯年。恢復家貲。尙在異日。毋以一妾故。過意悲傷。犧牲其一身之幸。福使妾之靈魂。有知當更爲之抱歉。二哥真愛我乎。（余行二故女。常以二哥呼之。）請聽我最後之一語。妾逝後。望擇山明水秀之鄉。爲妾購三尺桐棺。之地。營一香塚。勒其碑曰：亡妾梅姑之墓。四圍栽林處士之梅。十七枝。郤合。妾生前之歲月。俾妾魂於月下歸來。猶得認前身之影。年年當一陽來復之時。視嶺上南枝綠紅。著遍。携得麥飯新醅。焚香呼妾名。而祝之。妾當伴鶴同來。歡領君之所賜。言訖。則東方已白。逾時一縷香魂。直向大羅天而去。時值民國元年七月初三日逝後。兩眼睜圓。宛然猶視。壁上之鐘。叮叮報八響也。余一慟。幾絕鳴呼。無力。梅枝隨風。偃折蒼穹。碧海遺恨。無窮。玉碎香消。空懷彼美。高山流水難。

覓知音。從此劉郎尋路。恐無渡岸之槎。宋玉悲秋。永作傷心之客。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當時詠悼梅影詩幾已成冊。今散佚其稿。僅取其能記者錄附於後。

蟲吟四壁。助淒涼。獨對靈幃。枉斷腸。懶擁衾稠。尋舊夢。檢存脂粉。剩幽香。花前顧影。增惆悵。月下招魂。總渺茫。無計排愁。頻飲泣。願將一死報梅娘。

彌留伏枕。喚哥哥。細喘如絲。眼自搓。（彌留時精神已瘁。目光渙散。時搓眼而視。）惱唱樂天長恨曲。愁賡孫逖斷腸歌。返魂丹藥無雲笈。解脫凡緣化月娥。未報知音恩似海。阿儂終負薄情多。

聯吟詩酒慣徜徉。體態輕盈喜淡妝。（生前不喜妝飾）室邇人遐歌薤露。花殘月缺。隕秋霜。堂前有母恩。何報（姑有生母在堂）膝下無兒（姑無所出）。恨更

好 相 白 第 期

長後日相逢。泉下路淒涼。嗚咽訴中腸。

一現曇花忽自擢。裁箋和淚寫悲哀。何來鑿井延齡水。竟有工詞咏絮才。撒手飛龍落藥店。傷心孤鳳泣妝臺。並頭山下尋卿杳。曾否游魂化蝶回。

黃泉碧落兩無蹤。飄渺虛無想舊容。對泣牛衣應負汝。聞鈴夜雨正愁儂女媧。莫補離天恨。杜酒難澆磊塊胸。知是塵緣隨劫盡。玉環知否再相逢。

一場秋夢負癡心。淪落天涯感不禁。芳草埋香雲已散。名花證果月初沉。離懷逐緒絲成繭。薄命酬思淚灑襟。刻骨相思銷不得。子規啼斷到荒林。

人間天上兩魂銷。悵望銀河斷鵠橋。漫道良緣期後世。那堪往事話今朝。情禪已悟身先死。肖影猶存手自描。回憶歡踪成逝水。淚珠如雨濕絞綃。

鶼鶼蝶々忒纏綿。中道分離倍愴然。扶病勉供箕帚役。承家虛冀子孫賢。(姑

常言得子不肖不如不生）可憐黃土長埋骨底事紅顏不永年一別竟成千古恨而今廢誦小星篇。

彌留慘訣記分明十七年來了夙盟泉壤有知應慰我晨昏無刻不思卿素甘荆布悲知己善處家庭享令名可有娟魂來入夢風鈴疑是佩環聲。

夜闌燈燼酒醺時苦緒傷心只自知愁雨敲窗驚好夢罡風似剪斷情絲綠珠。

鯉鰯憐卿瘦潘岳淒涼繫我思自古紅顏多命薄良緣終負百年期。

吟到相思又斷腸不堪往事再思量杜鵑常泣三更月翡翠空懷一枕香歡喜。

場成如此惱別離情是可憐耶撫棺一慟酬知己遺囑卿留誓不忘。

海上仙山何處覓供看遺像更淒然（有小影懸於壁間）魂銷秋雨紅羅帳花

碎妝臺翠玉鉢孽債償完無我相窮途隨處感卿憐癡情底事原難滅到死春

期三 第相好

蠶尙吐綿

孤燈對影夜漫漫。舊恨新愁感。百端夢醒紅樓原是幻。淚成碧血不會乾。算來緣自今番盡。從此歡聯也甚難。除郤鴛鴦同化鳥。那堪破鏡再團圓。

願作鴛鴦不羨仙。常親晨盥晚妝前。巫雲長斷難行雨。海石誰銜可補天。畢竟愁懷客裏過。不堪秋月鏡中圓。榮枯人事原難料。綺思識除便悟禪。

琵琶離恨起秋聲。撤手塵寰赴太清。最痛星圓雙目啓。依依猶戀枕邊盟。從良三百四旬天底事。前身有夙緣。回首藏嬌金屋日傷心。曷禁淚泫然。痴心猶欲喚林梅。恍惚花魂入夢來。我是憐才非好色。長持此恨到泉臺。滄濱飄泊到如今。淪落依然抱膝吟。無力營齋親作誅。卿毋遺憾識知音。

清明祭梅姑

悼梅影

春草淒淒掩北邙。杜鵑啼血悵斜陽。焚來紙帛灰飛白。奠到芳魂酒泛黃榆火。
改鑽沿路賜荒郊。獨哭爲卿傷佳人。薄命曇花現贏得。相思總斷腸。

夕陽芳草淡煙披。麥飯尊羹奠侍姬。颺盡紙灰穿樹影。凝成淚血染花枝。空澆綠釀招魂酒。難乞紅顏續命絲。蝶懶鶯痴渾不解。可憐衷曲把誰知。

客有問予曰：以英英犖犖之佳人，天既生之而又使之歷人世難堪之境遇，經時一載而愁鬱而苦楚而病而死，是天之忌才何酷待乃爾？予曰：否否！夫天之欲玉成其人也，不得不磨折於前而能表彰於後，是才子之情以美人而著美人之名，以才子而傳古來如蘇小小、馮小青，關盼盼風流千古者，以侍妾居多數，蓋天婦無論爲賢母爲良妻，不過請旌建坊爲一鄉一時之美，談過此以往，有如秋月蝕虧，無復爲人瞻仰矣。今梅姑之艷史已於去歲宣。

好白相第叁期

佈報端滬上士人早有梅姑兩字深印腦筋茲由池龍君又將其事節詳細源流編成小說行將該書銷遍全球想通國之人皆得而知梅姑女士負此才華遭此厄運千載下猶令人低徊不置云

此篇首段將梅姑情節總握其綱非以敷衍筆墨擴充其篇帙也

劍俠并識



樟梅影

（紀實短篇）**煙火學校**

（鎮海軼池）

「天地之大無奇不有」此老生常談也。乃今知學校之多亦無奇不有。無已。請與之言某小學。

學中先生三。其他不暇述。且不忍述。予試述其一。已足博讀者一公案。先生山右籍。同邑前清廩膳生。背僂僂。鬚髮種種似銀。望而知爲老宿。會族內創私學校。董某以鄉望聘先生。先生諾之。

先生村學究本不稔。學校規則顧久爲人家師。自信力頗堅。

然先生性灑落。好跣足。爬垢故居。恆不納履。又癖旱烟。常佩一湘竹短烟桿牙。其端繡其袋。滿實以烟。人問之。輒正色告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予於是烟亦。

期三第相好白

然。

某月朔爲該小學開校之第一日（行李隨身巾管傘扳談滿口也乎哉）得意揚揚先生蓋於是就教習任

謁聖！謁師！演說！唱歌！開校禮頗井井

時間屆課鈴作學生魚貫進而先生曳履橐橐亦上堂

先生上堂後面南坐左火柴右煙袋顧盼之豪足與四達衢前之拆字先生成比例差

先生每授課裝煙劃火費若干刻詔學生安毋躁授詞不達處搥拳努目又復時時以烟桿指揮之一如諸葛武侯羽扇之妙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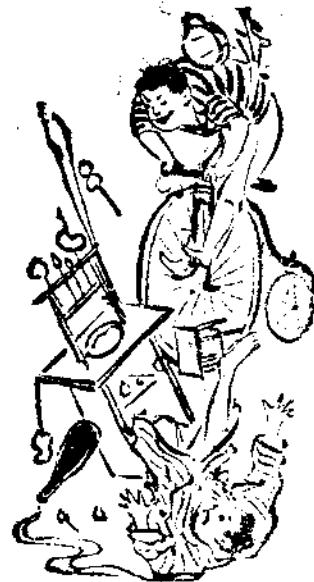
一日予友便道過其校適先生方上課火砂摩擦聲煙嘴搏擊聲拉拉雜雜震

好 相 白 第 三 期

烟 火 學 校

十八

撼耳膜而講堂內烟氣烟煤瀰漫空際遠望又如入五里霧中友歸備誌之以告予予喟然歎輒然笑曰有是哉吾邑中之有是學也無以名之名之曰烟火學校



好

白

相

第

三 期

法國羅蘭夫人之言曰。自由。自由。天下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卓哉夫人。何言之沈痛若是耶。雖然。今之盜竊文明者。其流弊又何以異是。是其說於何証之。証之於予邑之六郎。六郎。余姓佚其名。丰致嫣然。有唐時張六郎蓮花小影。因是人亦艷稱之曰六郎。六郎。一窮波斯奸藻飾。善計畫牀頭金盡。有時輒糾會告貸。作置衣資。夏葛冬裘。翩翩耀目。驟接之有疑爲誰家公子者。數年前。六郎曾設席鄉里。筆舌生涯。歲頗不惡。意良得也。及科舉廢。學堂設私。

短篇紀實
余六郎

(鎮海軼池)

塾有淘汰之患。六郎竊竊焉憂之。

里有程二者。某小學校東也。素好客。朱履喧。闖其門下。六郎以內媚進。仗其陽。臺百戰之技。作毛遂自薦。計校東婦悅甚。暗爲如意。君薦之。校東未幾。而遂以會計員兼教職。

六郎故村學究。未窺科學門。逕然眼金絲。口雪茄。平素尙貌爲文明。一旦承教。習乏則顧盼自豪。目中復何存餘子。

某月日。手地理書。出問答題。握墨筆大書黑板上曰。天下人分幾種。學生誤其旨。舉以四民職業。對六郎拂然不悅。曰。是五種之區別也。汝輩何憤憤乃爾。乃朴責鞭笞交下。

學生不平。甚。散課後。訴之。校東且并發其擅自出堂。不守校規。諸隱弊。校東怒。

好 相 白 第 三 期

擬中道辭校東婦左袒之曰渠累代書香訓蒙老手寧至此寧至此頃之校東不忍拂婦意忿氣中止而六郎得無恙旁觀者爭唾之六郎轉揚揚有得色曰予不肖自問亦文明賊况水皺一池干鄉底事諸公何驚天動地爲然而六郎婦又拚識墮民

(完)

怨情小說中秋惡夢

(劍鹿)

嗟乎。愛河滾滾。情海茫茫。不知古今來之痴兒女。卒誤投情網而死於情世之有情者多矣。石可爛。海可枯。而情不可滅。以舍情而生。固寧死抗情而死。毋寧生心目中。祇知有愛情。而於生死。則漠然也。故一念痴來。每演出情場慘史。奈何天上那垂憐。離恨人間。謬有之云。不是冤家不聚頭。情之一字。抗煞多少痴男怨女。戀愛啊。殉情啊。皆由於至情之所發。而不能識除之。亦可悲矣。

有南陽生者。係秦產。佚其姓。美丰姿。性豪放。年少翩翩風流倜儻。父爲秦中大賈。擁資百萬。生年方二八。已卒業於某中校。父固達者。乃命挾資作東游。繼慮以年幼未曉世情。恐遭外侮。因先命至滬上留學。公學作豫備。生以年半爲期。

好 相 白 第 三 期

蓋滬上固有生之姨父在生遂挾資抵滬下榻其間時適榴紅時節距入學期猶有數十日也。

韶華如水流光若馳未幾而荷風習習矣一日生散步黃浦灘頭以吸新鮮空氣未數武忽聞聲自後來回視之係一老者即趨前禮知爲父執陳伯牙也世處滬爲賈前曾至秦羈游數日故得識生寒暄數語而問生來申作何計生以求學對伯牙曰以賢阮之敏慧才學尙有志遠游將來何愁不破壁飛去以博堂上之歡今如無事盍偕老身游生曰諾於是徘徊浦上且行且語款款殷勤迨至金烏西墜玉兔東升始各分道而歸

桂子香飄江涵鴈影金風瑟瑟滿目蕭條將一幅秋景圖爲米顛曲曲畫出維時生已入校數星期矣生研究各科學頗有心得教員同學均器重之有童偉

民者品學兼優與公子交尤密一日謂生曰今夕何夕非中秋節耶弟備有粗肴對君小酌月華欣賞無負良辰風月清淡庶不失嫦娥之舊約耳時鐘報七下兩人遂牽衣去入門曲折而至於園亭闢地一方雜栽花木鑿土爲池壘石成山脩竹數幹亭亭玉立時引風來作金石之鳴時則一輪明月光從樹隙射出照耀池上水波一動若萬道金蛇騰空電掣雖周圍方圓廣不及畝而頗極桃園之勝斯時偉民與生飲酒方酣高談抵掌忽掀簾僕入曰小姐來矣……生跼躅不安興辭告退偉民笑曰與君至交有如骨肉今舍妹戾止何容避爲轉瞬而玉人亭亭已現眼簾見生兩頰微紅羞態頗作偉民起而言曰是乃兄之朋友同家人一班妹毋羞耶於是兩人入座互道氏名始悉其號曰麗娘刻肆業於某校誰知此一會也病夢多魔相思終古春蠶作繭到死方休蓋公子

好 相 白 期 第 三

自覩麗娘情豆初開心懷彼美寤寐繁思神經如受電觸惜我書生無豔福焉能花下度簫笙言念及此不禁感喟歎歎悄然不悅而麗娘覩生亦梨頰微紅低頭拈帶痴情撩亂鹿撞心頭一若終身幸福舍斯人殆無可託者矣

嗟乎彼二人者其宿緣耶抑磁鐵耶不然何邂逅相逢便作如是態然而苦煞偉民矣蓋偉民以中秋佳節正擬家園團叙把酒論文乃睹此兩人默然無語如萬數離愁有難於衝口突出方狐疑間忽公子擊箸而歌曰銀河湧出月光寒牛女年年一度歡那識人間離別恨紛紛珠淚背巾彈求凰一曲悟相如怪煞姍娥作伐除我有閑愁消不得相逢何事更歎歎歌已淚隨聲下偉民曰君醉矣其睡休遂不歡而散

生之寢室爲偉民平日所寢者旁間書齋爲偉民麗娘恒時徘徊於此是日偉

民宿於母室。室中固有二榻。麗娘則伴母寢。漏滴四下。殘燈如豆。公子自夢中呼曰渴。渴茶。茶忽呀然一聲。室門洞闢。一女郎可十五六。手持蓋茶。微呼曰先生。茶來矣。惜已冷。其稍飲。許生聞之亟展眼而問曰。卿何人。斯非麗話至此。急改曰。非麗妹耶。夜深若此。妹何未寐。安知愚兄之欲飲者。語時雙目炯炯。直視麗娘之面。麗娘聞語不禁兩頰頓絢。深深含羞。久之方對曰。夜來聞兄慘語。深自歉仄。特來書齋讀隨園。女弟子詩藉以消遣。頃聞兄呼渴。僕媼遠在外廂。故不避嫌疑。持茶相敬。先生幸毋責妹之越禮耳。生亟起謝曰。愚兄醉後狂言。勞妹如許。深情永銘肺腑。願妹赦余唐突。敢以一言相請。曰。余子然一身。旣無兄弟。又鮮姊妹。黃金白鑪。余固視爲身外物。惟夜來一覩。賢妹芳容。深印予之腦筋。如絲繚繞。人生非金石。愁城豈長生之國。妹如憐而允之。則

好 相 白 第 三 期

同堂唔對何愁勞燕之分飛則愚兄之豔福雖南面王無此消受也麗娘至此不暇自持急引掌掩公子口曰兄無作此傷心語妹心碎矣言畢相向而泣忽鏘然一聲驚殘好夢身固猶在榻上以手推枕而鮫綃珠淚尙未乾焉引首帳外則已曙色上窗鴉聲噪樹未幾隔房聞偉民呼僕聲生即披衣起呼偉民曰兄興何早耶偉民悄然曰舍妹不幸昨忽自夢中哭醒囁語喃喃不知其靈犀一點中貯若何思想也家慈膝下僅遺兄妹二人愛逾萬分今覩斯狀殊覺難堪故喚僕往接醫耳生默計昨夜之夢適麗娘囁語之時何所值之相巧乃駭然而嘆曰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半晌醫至診視畢告以無他病惟以心血上升致熱入臟腑生稍慰乃入校偉民代母侍妹疾請假不往焉光陰易逝忽忽一星期矣而偉民猶未至校生疑之遣介往詢得悉麗娘之病

懾。懾。未。痊。憂。從。中。來。神。思。恍。惚。恨。不。能。以。身。代。之。奪。造。化。小。兒。所。播。弄。正。懸。念。
間。忽。齋。夫。進。報。曰。外。有。陳。姓。客。訪。先。生。生。乃。斂。衣。出。知。係。伯。牙。趨。問。曰。今。值。星。
期。承。老。伯。枉。顧。以。聆。教。言。破。除。岑。寂。庇。福。多。多。姪。近。以。至。友。童。君。家。有。妹。疾。不。
造。校。者。已。數。日。矣。課。餘。之。暇。缺。一。知。已。殊。少。興。趣。伯。牙。將。雪。茄。彈。落。烟。灰。徐。徐。
而。問。曰。童。君。之。妹。非。即。麗。娘。耶。生。訝。然。曰。老。伯。何。由。相。識。伯。牙。曰。吾。今。爲。此。事。
來。生。度。麗。娘。疾。有。變。故。突。起。而。問。曰。究。爲。何。事。請。老。伯。明。以。教。吾。伯。牙。曰。麗。娘。
之。疾。初。則。熱。而。疊。顛。倒。錯。亂。不。甚。了。了。其。母。夫。人。祇。此。一。顆。珠。鍾。愛。逾。恒。覩。狀。
窘。急。據。醫。士。云。係。心。疾。雖。云。無。礙。而。草。木。恐。難。奏。效。夫。人。更。焦。灼。與。之。語。則。不。
答。與。之。物。則。不。食。是。夕。而。疾。更。劇。矣。斯。時。之。疊。語。頗。清。析。無。他。頻。呼。姪。之。名。耳。
夫。人。俟。其。清。醒。時。婉。究。其。原。因。知。其。中。秋。得。一。夢。從。此。千。頭。萬。緒。如。潮。往。來。彼。

好相白第

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夫人愛女情深，又悉吾姪係出世家，囑老身特來作伐。曾否可當姪意？生曰：承童夫人愛顧，兼與偉民有傾蓋之盟，如結朱陳，固所願也。然必商諸雙親，許可而後敢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雙方不能偏倚，如何人斯敢心醉自由而效當今之習俗乎？伯牙聞其語，頗欽其孝心，而慕其誠懇，不謂我老友生此璵馨兒，幾生修到此福。因欣然曰：賢姪之言誠是，令尊處由老身函告，遂興辭而去。

明日爲星期，公子以日昨婚事似覺含羞，不訪偉民，轉至娘家，適午膳食次，姨父笑曰：「賢姪喜溢眉端，不日當有好音相報。」則一樽旨酒，自可歡酌於花燭前矣。生忸怩而退，關河迢遞，鄉思蕪鱸。一日忽得父書於郵筒，生急拆視，知事已諧，中懷之欣躍，非紙墨間所能窮。其形相也。

次日陳至公子剖函以示其函云（前得陳翁函知兒有此奇遇童府亦書香門第新娘又精通翰墨差慰余懷且可爲吾兒之佳偶余年已邁汝已成人明春擬即完姻刻定婚諸事均託姨丈及陳翁料理無容往復函告）伯牙遂往童宅擇定吉期爲兩家行過聘禮藉此一舉麗娘之心疾霍然而不知禍根即伏於此矣

落霞孤鶩斜日西沉黃浦江邊郵船停泊有名丸三者爲東京來往之輪旅客紛紛絡繹不絕生亦與焉蓋生以同學均渡東就學力勸同行且其父亦久有此願故決計從同學之請而明春姻事遂置爲緩圖是其求學之心固非兒女之私情所能予奪父母及岳母以愛其志而不生其阻力嗟乎死別生離爲人生最不幸之事想麗娘處此其將何以自堪臨別時如有萬語千言無從起訴

好 相 白 第 三 期

可憐哉此麗娘覩此未婚夫含情脈脈羞澀時形加以兄母在旁更難啓齒惟有吐珍重兩字而已無何數聲汽放煙霧漫天顧舟行甚速轉瞬間岸上人影已不能辨晰於是麗娘挽母手掉首而歸

韶光荏苒駒隙不留公子居東京忽忽二載餘矣每讀偉民書有沉鬱蒼桑之感時形於紙墨間而麗娘竟無一緘以通積愫何冷淡若此詢之偉民答以妹疾不能握管噫個中悶葫蘆誰能打破者未幾冬假又屆生卒業於東京某工業大學孤峯落日海景蒼涼鴈度關山霏霏雨雪某日生乃附郵船返國旣抵滬亟訪偉民一覩彼美之容而訴兩年來之契闊甫入門覺庭落蕭蕭殊非舊狀一僕人出省公子再始欵歛而言曰公子亦知吾之麗娘香魂已入地下乎先生初聞之猶疑耳聽之失聰繼詢之而知其已確淚垂聲咽神經已失其作用

少頃若有聲來自耳側。展視之。偉民也。兩頰上淚點斑斑。愁眉雙鎖。一望而知其有大變也。趨前與之握手。欲言而喉如梗塞。兩人珠淚從眶哭出。半晌偉民始言曰。舍妹逝世理應早報。以妹彌留時囑兄毋以凶耗報先生。免妨其求學之心。如他日先生歸來。勸其無過悲傷。天下之大。何患無佳人而必以薄命人爲念乎。生聞言。覺喉中格格作響。長虹一噴。地上絨毯變作桃花絢色。

斯時夫人亦在側。於是三人淚一齊簌簌而來。哭聲幾震。斗室愁雲慘霧。天地爲之昏霾。旋由隣人解慰。生始收淚。而問及麗娘之亡期。及病狀。夫人且泣且告。曰自先生去後。姣兒時不悅。思念殊深。顧猶以大義自解。逾歲忽得一熱症。百醫罔效。疊時呼先生名。一似中秋狀。一夕忽清健。余適在旁。深以起色爲慰。謂予曰。阿母兒疾恐不起。兒死乞母勿悲。兒實一債權人求償阿母耳。

期三 第相好

母過悲則兒之罪尤重矣。言已而香魂卽入離恨天矣。

翌日生馳稟雙親扶柩來秦得許可乃擇日伴麗母全往藉游秦以釋其愁鬱越數日抵家久離膝下別有一番天倫樂趣詢及麗娘之事無有不咨嗟扼腕者遂擇地營齋遍植花果勒其碑曰（未婚妻童麗娘墓）秦南陽氏誌生終身不復娶以納妾是終云。

劍鹿君投來之稿原題係麗娘墓記余宗其意而刪增點竄之易其名曰中秋惡夢

（池龍識）

中秋惡夢

三十三

妓情

三十四

(蛟川張郎)

短篇筆記

妓情

陳生學宮武林世家子也。家本富有。至生時。兩遭回祿。遂至中落。生才學優美。敏慧絕倫。性倜儻不羈。恥蟄居。嘗挾餘資。遊四海。第性嗜冶遊。巷柳花街靡不見。生足跡有珠江妓玉娟者。生知己友。也能文善吟工畫。凡所繪。動獸飛禽。俱勃勃欲生。但秉性高尙。不事佻達。雖墜入青樓。不減大家風範。與客交談。惟二三語。酌應而已。話後。輒相對默默。杷枇門巷。豔幟。雖張生涯。殊寥寥。鵝母頗多。煩言。娟聞之不悅。常私自語曰。阿媽何不體儂心。乃爾儂縱不作賣笑業。豈無養媽術哉。於是遂杜門謝客。以賣畫鬻書謀生。初生客粵時。曾得字畫一幅。格類簪花術。仿板橋心好之。把玩不已。竊問同宿知爲玉娟所繪。次日遂走訪之。

好白相第一期

比抵門入內室見娟方運腕繪已像秋波斜流玉靨微渦綠鬟翠眉朱唇霜肌宛如菱花鏡中影生不敢輕擾立背後待之既竣生始曰卿旣具如此神技何必復倚門賣笑娟聞愕然回首見生頰微頰旋即言曰阿儂初學塗鴉淋漓滿紙未諳體格不知高士駕臨有汚貴目不爲見責亦云幸矣何能荷此贊譽繼忽擲筆起曰君亦知儂邪不妨爲君言之儂本良家女第以家寢故父死無資賣身以葬父此雕蟲小技乃儂小時父所授也儂雖入青樓安敢輒效時髦狀初常遭夏楚繼以不可屈不我奈何故儂改業賣畫荏苒將逾三年矣此身猶是處子但每憶此地此樓不是安生之處苟得一枝可棲即當遷往今日何日得遇君君若不棄蒲柳儂當作婢圖報生諾之是夕遂定情焉明晨娟促生行生以玩囊空虛支吾未諾娟怫然曰君若客資不敷儂尙有微金可助遂於篋

百金授生翌晨生請於鵝鵝不可曰非千金事不諧生不得已屏擋一切終不敷其數無顏見娟以金及書託友轉交書中略述鵝言娟覆以己像亦辭生不必再至後會有期生自是絕足芳寓咫尺如蓬山萬里彼此惟各懷相思而已亡何生得叔書謂族中有事必須親至且促其即日起程生不得已遂歸抵家乃爲過繼事三月事竣生代理伯之家業依然作富家翁時生年二十餘尙未娶憶娟事心躍躍不寧乃挾資南下訪之數次門庭如舊人物已非詢諸鄰人知已從良去生怏怏不樂復返杭一日過市見女行乞道旁衣雖襯襪尙覺清潔霜肌桃臉儼如娟然心奇之不覺呼玉娟名娟聞諦視生曰君非陳郎耶生曰諾遂相抱痛哭生問何時來杭何至如此娟舉以告始悉娟自生歸後從瓊商作妾洞房之夕商醉過甚娟乘間逸登輪走杭訪生不得遂流作丐生知其

情同訂。白頭結褵後。伉儷頗篤。燈下聯吟花間。散步有時遍遊六橋三竺。飽覽山川風景。一對玉人形影不離。見者咸羨。生艷福。不置謂生幾世脩到。予聞其事。贊其遇重。其多情惜無繆蓮仙之筆。不能寫其萬一耳。

蕩婦以淫慾爲愛情。妓女以金錢爲愛情。淫慾深則其情淺。金錢重則其情輕。而貿貿焉與之論愛情。不但不爲其所聽。轉且笑我之愚矣。蓋眞有愛情者。縱幾經風波危險。而逆來順受。反足以促成好事。然欲得之於近今之女界。中則難得之於妓院中。尤難。若玉娟者。可以諷矣。

中散子誌

蛇復仇

三十八

小怪誕蛇復仇（二則）

均一

洞庭居太湖之中浮於水上當是傳言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山分東西東山之左有某村接城雉堞比屋鱗皴一日村童環耍游戲忽見一數丈之巨蛇蜿蜒自牆角過村童狂呼持竿疾逐蛇即盤沿一宅內該宅有某婦用鐵器猛擊轉瞬間而蛇已避匿於稻草墩內婦又將稻草撒去該蛇向某婦點首者三遂從牆穴鑽去不知該牆穴彼此不通祇入一半婦用力持拔不得出爰用鐵鍼遍刺其身再將鋤器擊斃之不數日該婦忽得奇疾滿體呼痛如針芒激刺易其聲而言曰我與爾本無宿世仇當時我被村童追逐暫投爾室躲避曾點首者三以示求援救命之意焉余在山左修練二十餘年

好 相 白 第 三 期

再越十年可破壁飛去今被爾擊死欲索爾命以償家人許以超拔無效每趨病婦床側頗多躁氣未幾遍身流血而死

東山爲蠶桑出產之地每至春暮婦女採葉飼蠶旦夕忽忙殷勤看護爲一年生計之望焉一日有某婦席地坐携桑條一捆置膝側握其枝而折其葉兩目注視不及旁顧俄爾覺有物觸股上當時以勤於飼蠶疑桑條之偶接致入衲間之下不經意也無何又覺冷物貼近下部即解帶視之而蛇首倏忽已入其內矣一時狂呼驚喊村人圍聚互相倒拔反進寸許不一刻而某婦之腹已如呱呱墜地狀知係毒液內攻不半日而死此事雖出於理之所無而自我友葉君口述確爲目覩姑妄言之姑聽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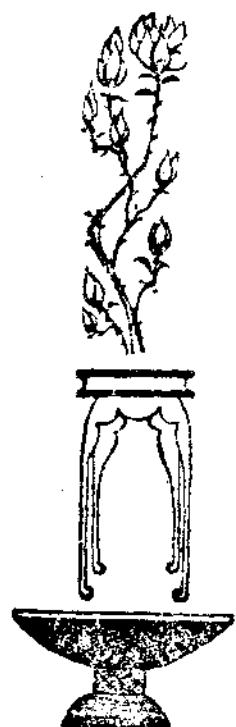
均一曰佛氏謂萬般動物如有仇冤雖隔世及數世終達到報復爲解決

好白相第十三期

蛇復仇

四十

試觀三昧水經內之因果始信復仇之有自來也乃今者爲強權世界無公理之可言而况到寂滅之後則知覺靈動盡失其作用安有所謂仇而思所報乎有迷信癖者亦知所返矣



小說 實事 **巡捕惡**

(鄭定瑞)

夏日炎熱。酷氣逼人。夕陽西下。遊人咸出散步。福州路。南京路一帶。大少挾妓女滑頭。偕姘頭坐汽車駕馬輪。大出風頭。其狀如織。其形似狗。又有電車。自由車。人力車。雜於其間。來往如飛。絡繹不絕。路上行人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嘆。幸有戴亡清禮帽之華捕。碧眼黃鬚之西捕。紅布纏腦之印捕。在得以之保護。秩序維持。治安焉。俄有一人力車由樓外樓之旁穿而出。欲至廣西路也。時衆車擁擠。人力車未敢即前。欲退而未退者三。印捕見之。喝曰去。口出污穢。不熟之華語。車夫被巡捕逐旋轉身而遁。印捕見車夫遁。即窮追之。直至某藥房門首。印捕將車望前一翻。車夫力不逮。仆於地。面部流血不止。印捕取其車上。

照會而去。未幾車夫起以破衣拭其面。血流不止。見印捕去將拖車行路人謂之曰汝車上之照會不在車夫。大驚見印捕尚在前追至哀求口說巡捕先生印捕回顧見車夫猶在舉革履剔之車夫痛坐於地。印捕即興然而去。斯時車夫面上之血與淚並下。令人見之心酸。於是觀者都集。或勸其隨印捕去。車夫恐吃外國官司。是以不敢車夫且哭且語曰吾租此車每日須出租金八角。每月須納英法華三面之照會。捐家有父母妻子所賴者惟余一人。今乃受此損失。余家數口今日則不得食矣。言已又哭。有行善者與之銀洋數角。車夫接之再拜而去。嗚呼苦哉。車夫我見又憐而此亡國奴則喪盡天良矣。茲誌之以供衆覽。

耕漁曰。巡捕之惡固無不作者也。對於車夫尤甚。余前撰江北車夫一篇。

好 相 第 三 期

亦深惡夫彼輩耳。今鄭君定瑞此篇之作當與余深表同情語雖不甚精采其事實若確鑿可據矣。堪嘆若輩小人假外人勢力殘自己同胞其罪可容誅哉。他若亡國奴之印捕尤堪痛恨矣。

巡 捕 惡



(痴雲)

文明盪白

紀事 醒世

一輪紅日漸向西沉。如鉤明月若隱若現。斯時也道旁店肆電光齊明。南京福
州路間馬龍車水羣相馳聘。遙見洋房一幢高出雲霄。至其地者車停輪馬留
轄。聯袂偕往絡繹不絕。斯何地斯何地。非海上某劇社乎。場內繡幕深閉。開演
猶早。忽聞笛聲一鳴。風景畢現。蓋某名劇已開幕矣。九時許忽來二麗姝裝飾
相若。望之若姊妹花者。蠻靴窄袖足着地。作橐橐響。旣入場全堂觀客。莫不聞
聲。注目移其視線於二姝面上。見二姝御學生服。冰綃衣裙。全身白色淡裝素
服。薄施脂粉。綠珠風韵碧玉年華。所謂淡淡春山。楚楚腰肢。無言相對。已魂消
是兩語。不曾爲彼誦矣。少頃觀客乃不之顧。復移其視線於舞台上。孰知彼

好白相 第三期

二妹者醉翁之意固不在酒頻頻回顧目灼灼向左右包廂四射若有所求者時左偏某號廂內一西裝少年端坐其中眼架托克鏡口啞雪茄烟一望而知爲學界人物決非拆白黨徒妹見之遽施其迷人伎倆始則秋波流盼使之悉覺繼則嫣然失笑令彼神搖終則用手作勢察其意必欲得某少年而甘心者不知彼少年熟於世情富有經驗此種勾當早已知之詳聞之稔非特不爲之動并怒之以目妹知不可誘乃怏怏他顧斯時也余方忖其可安心觀劇矣詎料故態復作重施其種種手段用之右偏包廂中二少年身上眉來目去互相送盼少年蓋登徒子之流惟恐求之不得耳一剎那間包廂中竟有二少年之踪跡矣各擁其一喁喁私語我我卿卿形同鶼鷀時或吃吃作笑毫無顧忌不知者幾疑爲彼二妹之所天猶羨其艷福不淺也時某劇已畢少年二妹攜手

而出同乘摩托卡西往翌日余將昨事告友人友人曰噫此海上著名之某某二盪白也劇場花園時有若人踪跡入其殼中者莫不懊喪而返二少年殆自投羅網矣特記之以爲好色者戒。

痴雲曰今日盪白類皆效女學生裝以爲欺人計教真正女學生不能見信於社會雖然使女學生而循規蹈矩盪白亦何樂而效之特一般守身如玉者含冤莫白耳嗟乎。

嗚呼人心日下險詐疊生而以滬上之惡風爲最著旣有拆白黨發現於前又有文明盪白復現於後社會上之形形色色爲若輩之魔雲妖霧充塞其間而有不肖青年逞一時之情慾甘心爲其播弄甚至途窮金盡忽遭白眼之臨負辱含羞致受青閨之玷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

好白相第一三期

白盪文明文



身願渥土之少年男女弗墜其術中則世風其有豸乎。

池龍并識

海 隅 扶 棹 記

四十八

短篇紀事

海隅扶棹記

(畢公天)

一篙綠水兩岸青山。汽笛嗚嗚然。機聲轆轤然。而捷如飛鳥之小汽船。開駛矣。公天鵠立舷頭。見無數扁舟。爭先引避。電掣風馳。分波逐浪。兩旁逝水。若雙魚然。岸側孤舟簸搖蕩漾。若將覆焉者。遙矚山村樹木。葱鬱農勤。南畝犬吠東籬。儼然一幀絕妙畫圖也。

舟疾如矢。俄頃易視。佇看既久。愈覺津津有味。轉瞬間。石尤颶起。煤屑飛來。目眩幾不可見。於是入艙作達摩之趺坐。學淵明之休憩。而同棹十餘人。良莠不齊。或談賭博。則白版東風。或講嫖經。則長三么二。吠影吠聲。喧聒不已。竟無一端方者。可與共話也。

正默坐間忽汽笛聲又作而船停矣蓋此處有上下客耳擁擠方定輪又駛矣上船者計六人中有二女一嫗一麗入艙後與公天相對而坐花絮刺刺不休公天欹目視之似有一相識之燕歸來矣而二女亦時轉秋波累拍眼線電一若呼公天坐至右邊者然公天悟其意因謂之曰吾不與子同夢一年稍長者欣然應曰甘與子同夢公天異之訊其家世曰吳王臺畔人也晤談良久船已泊埠一聲道別彼此登岸女郎又殷殷尾隨若有不勝其眷戀者但公天以事匆促不獲回顧抵寓後細剔燈花慵擎班管偶憶舟中人事厯厯如在目前想彼風塵中人尙愛才若是何物老嫗携此亭亭嫋嫋者將爲風流史上增一椿公案乎使彼瀛海鰐生銷魂眞箇艷傳其事濡筆書之斯吾佛如來所以無此色相也哈哈

玉釵緣

五十

王關忠著

玉釵緣

短篇愛情

蔡生文定浙之紹興人父元生前清孝廉祇一子愛之如掌上珠生幼聰敏貌娟秀見之者莫不目之潘安再世年七歲父卽延師至家教之讀生過目不忘不上三年六經大義已通

師有女小字絳文頗真豔色通文翰與生常嬉戲婚姻之事二小早已有約矣師見生聰敏亦欲贅之以東床所以遲遲未發者因貧富之門戶不相當耳一日生父設盛席來賓甚衆生之師亦在焉酒過數巡生父忽停盃起言曰今日之宴諸親長能悉余意乎衆曰不能生父曰今日之席實因小兒所設因小兒年已長大中饋乏人予意欲聘胡先生之令媛爲媳胡先生於意云胡蓋胡先

好 相 白 期 三

生者卽生之西賓聞生父言早已喜之不勝連聲曰不敢不敢恐門戶不當耳。生父曰今胡先生已應允諸親友以爲何如衆曰此天假良緣豈有不玉成者。生父卽出金約指胡先生亦出玉釵兩相掉換以爲後日表記時生父卽授生以玉釵曰此即汝後日之良媒雖窮極無聊不可棄之也。生唯唯卽置之衣袋。師亦授女以約指此時兩小之心各相欣喜而於面上則各泛作桃花之色矣。衆人見之皆贊美曰這一段美滿姻緣真不負有情人成了眷屬少頃席散各返自是之後生之學業進步之速更甚於前矣。

光陰如箭苒苒韶華不知不覺又經一秋矣生有叔營業於滬頗有餘資生父偶思及此欲遷居申乃與生謀之一則兄弟可叙首一處二則生又可在滬習西文生本甚不願乃迫於父命不敢違生父定二月某日作遷移之舉

生既知父欲遷申至臨行之日乃至女臥室以此事告之女聞斯言秋水盈盈珠淚湧下生見此情景不知如何措置乃曰卿何必效此俗態哉要之將來必不……言至此忽止女曰何言詞之囁嚅不直捷說明耶生旣續曰將來必不負汝也女亦破涕爲笑囁以珍重而別

兩岸青山孤帆獨往生在小船中默然不樂若有所失一派淒涼情況雖善於丹青者亦不能繪之一二也生父見之亦祇得將他言與之解悶而已

一日抵杭生父即屬人將行李各物搬入某旅館是夕一家之人因在舟久倦故無不都入黑甜鄉

亡何金雞早唱滬杭鐵路之火車將駛賣票室前爭先思購當斯時生之家人亦在焉不久火車之輪機動矣生在火車中因思女情切故雖有山水之勝亦

好 相 白 第 三 期

無心眺望正沉思間忽有一人拍背而言曰文定兄汝亦往上海耶生回首視之爲友某讓之並坐談古論今接洽甚歡諸君乎來者果何人斯係生之好友陳定原焉才學兼優素所傾倒轉瞬間忽聞人聲嘈雜車已抵埠生父將行李托火車挑夫令其攜至後馬路某洋行已則與家人乘黃包車亦望後馬路進發少頃車抵某洋行即生之叔寓處也生父部置一切是夕歡娛談笑直至一鐘始睡

生抵申後卽入某大學校肄業堂中同學亦頗意洽惟中有王士貝見生最莫逆且同籍均浙產也本係革命中鉅子見生頗有俠氣故成爲知己將心中秘密早盡吐露且誘之入黨生亦頗自喜

生自入黨後因黨事關心故將絳文之婚事早已丟至九霄雲外一日偶獨坐

忽同志吳越至告其武漢已起事令其速在申地組一學生軍命生爲總司令。生大喜同志既去生卽照令而辦不三日應招者已滿額生即擇日欲出發紅日當空微風淡淡號筒之聲呀呀戰鼓之聲咚咚噫此何爲此何爲此非英年之學生軍出發之日乎當其時生身披戎裝手執指揮刀軍令之嚴肅隊伍之整齊見者莫不啧啧稱善生則毫無傲容與士卒同甘苦善賞之惡罰之部下軍士均傾心向服。

抵漢陽生與清軍大戰十餘次凡戰必克一日生又出戰彈傷及臂紅十字會爲之醫治不數日瘡痕愈生勇氣不少減率兵與清軍力敵及至全國光復五族共和生始解職回里

一日生翻閱書籍忽在篋中見玉釵一枝觸景生情即請命於父回鄉完娶父

好白相 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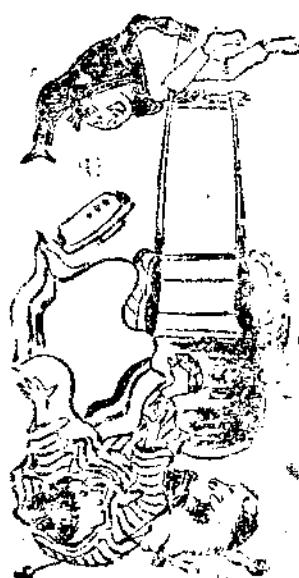
從之乃搭舟由申而杭而紹直抵家則景物依然美人已杳詢諸鄰居或云喬遷或云赴申不一其說生無奈何暫且住下以便訪問

天氣晴和涼風習習生因久居申江鄉中古蹟尙未得以觀覽是日也同二三知己作終日遊偶至市井見迎面一輿來中坐美麗女郎貌類絳文輿中之中見生亦作驚奇狀生意欲上前叩問限於大庭廣衆中男女不相授受正進退維艱之際忽見女擲雪白洋絲巾於地輿夫拾轎疾馳而去生拾視之乃女示以一地址也次日生赴女家女出迎惟不見師生奇之間女曰岳翁何往女曰實不相瞞已於去年逝世生聞之嘆息不止及談至金烏將墜玉兔將升始回不數日完婚之日至生假某花園爲結婚地斯日綠男紅女雜跡其間來賓如雲洞房之夕生與女卿卿我我說不盡闋別離情從此相思債了一對好鴛

好 相 白 第 三 期

鴦。遂。咏。百。年。偕。老。之。詩。矣。

玉 銹 緣



五
十六

言情
小說

痴心女子

(朗軒)

好 相 白 第 三 期

有陸姓者。字梅叔。浙之名士也。性情淡泊。不屑昏暮乞憐。遂效彭澤歸來。領松菊猶存之樂趣。膝下無兒。僅餘弱息。厥名菊英。頗聰穎。爲女子師範之畢業生焉。蘭姿蕙質。秀麗天生。粉黛不施。自饒豐韻。平時惡塵囂。耽清靜。獨居繡閣。長日無聊。端藉詩畫以資消遣也。時則春光垂暮。夏令未臨。困人天氣。愁悶寡歡。手託其頰。憑窗而望。自憾名花無主。顧影生憐。悄然若重有所思者。其母忽褰簾而入。謂女曰。如此永晝。何以消閒。盍至園中散步。以吸空氣。趨隨吾來。菊英則痴憨可掬。牽母手而依依親愛。行行復行行。但見碧桃滿樹。紅杏在林。芳草如茵。繁花如錦。滿園景物。皆成樂譜。然自常人目之。固作如是想。而菊英因時。

痴心女子

五十七

增感觸景。生情看蝶影於花間。聽鶯聲於樹底。一景一物。莫不以動其愁懷。蓋其一寸相思。固亦無所注定。惟以一縷情絲。隨風飄颻。覺所遇之境。盡幻爲可愁之境。徘徊林下。相對悽然。忽爲其母瞥見。不禁詫曰。兒何所苦。而竟作此楚囚之困耶。殊不知多愁之事。實不宜我兒年少之時。兒有不適。曷明以告母。英曰。日來兒體懨懨。殊不舒暢。茲倦遊矣。盍返母曰。吾方靜觀。自得汝可先行庸。何傷。英則怏怏入房間去。

夕陽既下。皓魄乍升。菊英徘徊寢室。露珠綴花上。顆顆如淚。一若造物時設此慘景。殷殷然來告女曰。種情即愁患之胎。汝正未有窮期。行方來也。而明月又乘人於寂寞難堪之際。示人以團圓之明鏡。以感人相形見絀之思。女乃一轉玉體。擎開錦綉衾。揭起綺羅幔。無精打彩。箕踞床頭。不禁萬種柔情。如潮起落。

終宵惆悵。達旦未眠。未幾天破曉。婢入房笑問曰。小姐今何興起早耶。菊英跨下銀床。纖履蹬羅輕衫扣錦向菱花鏡裏。微攏其睡偏之雲髻。伴得綠珠侍兒。擬赴堂前爲阿母請早安。忽簾前鸚鵡高喚客來。自門隙窺之。非他。即表兄是表兄者。趙其姓。少卿其名。垂髫時與菊英同學。兩小無猜。年漸長。各分校就學。少卿自法校畢業後。遂入仕途。今者遠游王粲千里歸來。一鞭殘照裏。望家山。其尙遠未及行程。偶思此地有陸姓表親。又與英妹爲同學。舊情不防。下陳蕃之榻。暫作一枝之棲。菊英則笑顏逐開。歡迎入座。

少卿以謁姑丈姑母之說而請於菊英前。菊英對以家嚴有事赴申。阿母貪眠。甫起已囑婢相邀矣。未幾。姍姍其來。少卿行鞠躬禮。寒暄外。無非以奧塞風雲。互相驚論。蓋戰事雖遠在歐洲。而影響及於我中國之政治商務。匪淺。長此以

往不但商業之傾覆即在目前恐各國之均勢一破則中國之瓜分立召觀日俄之覬覦中國詭計陰謀無微不至我輩從事法政當此強權世界何法律之可衡如破我中立之局不聞起而質問反劃戰線而拱手讓人開門揖盜有不爲印度韓人其可得乎言時頗現憂形菊英在側聞此番偉論愈歎其胸有學識而戀慕殊深是日少卿遂館於陸家顧有此一晤即種愛根於菊英之心田有如積薪房之厝火初猶沉鬱一旦戶開引以外風火乃蔓延而不可撲救而少卿在齋頭寄宿鄉思撩人幾度欲眠眠不得因起行於碧紗窗外靜看月明如水浸樓臺聊遣傷心人懷抱耳

日上三竿扶疏花影有翩翩年少自賞心院過九曲橋轉入丁字欄干達到園林而佇立於五老石前臨風默想憶昨日晤及表妹未得一訴衷情今何妨趁

姑母未在時以探其意之所屬否也。正凝思門菊英自茅茨亭躊躇來。彼此兩
目光線注射有如觸電之速。轉眼已在生前各存有懷未白之隱衷。一若萬緒
千頭無從起訴。久之生始囁嚅曰與賢妹闢別五年。想學識程度必致登峯造
極。近來研究何種科學。曷告我。英曰日來身體不適。惟敲一局殘棋爲消磨歲
月。科學諸書束置高閣久矣。以多愁多病之愚妹恐效黛玉之焚稿行將不遠。
耳賢表兄才高名溢。占得政界一席。立政治之範圍。保人民之權利。愛國愛家。
同此至情。未識誰家女郎。幾身修到飽。享此艷福耳。少卿聞之已知其屬意於
己者。乃晝色而言曰妹如念同學時之親愛而不棄葑菲之採。兄當效毛遂自
薦。稟告雙親。倩冰人敢商諸吾姑母之前。菊英曰謹如兄言。敢不遵命。但妹固
種情之女兒。非薄倖之人。當踐前言。無忘舊約。言次右手伸縮不安。未敢出遽。

與生爲禮。生會其意。因執菊英之手而言曰。旣蒙賢妹錯愛。極表同情。六禮之儀。百年之好。不久卽當實行。妹母慮也。菊英曰。果爾。妹身有属私心。竊慰耳。從此數年。別緒見妾面於崇朝。一縷情絲繫郎心。於此日菊英於此時。一若萬重魔障。借得風姨吹去。將一輪明月湧出雲霄。其心中之愉快。罄竹難書。無何婢來報。午膳遂同赴餐堂。兩人把酒論文。較少小時。更形親熱。其母早屬意內姪。蓋以其久遊異地。未審其別聘與否。不敢謬然從事。今見其舉止莊重。品學兼優。乃向少卿而言曰。

菊英年將弱冠。尙未字人。而我姪中饋尙虛。今偶然戾止。殆天緣有定耶。則余之心願可了矣。少卿曰。承姑母之愛。能獲東床坦腹。歡躍奚如。俟回舍而與父母磋商。事無不諧矣。其時菊英在側。粉頰霞生。俯首及胸臆。默然拈弄裙帶。久

好白相第一期

遂欣然而散。少卿則歸心急急行裝部署拱手辭行。姑母亦知其久違膝下。未敢多留。遂偕菊英送至門外。又隨步里許見人影已模糊莫辨。始得言歸而菊英之栩栩靈魂恍惚間若尙在生之身畔也。

抵家後以舍館姑母及議婚事告母。母亦頗贊助此舉。惟婚姻爲人子大事。當商諸汝父。而後可行。況汝父自蘇來書據云有病。汝其往省之。少卿即起行。竊思姑舍距吳門祇數十里。乘車片刻可達。便道經過何妨。一行以慰英妹之渴。望乎至則遇侍兒於門首。即邀之入室。見菊英戲弄鸚鵡。姑母則橫於湘妃榻上。英曰兄何一去即返乎。少卿曰昨妹姻事已得家慈許可。囑兄稟商吾父。今吾父在蘇有病。特往省侍之。英母聞之喜曰無怪今晨散噪簷前也。略話半晌。取視時表。知開車期已屆。遂忽忽出。

嗟乎。天下黯然銷魂者別而已矣。今燕爾未占驪歌先唱。不知自此一別何時。重叙前緣。菊英乃思及此。則珠淚偷彈。嗚咽不語。生覩此狀。情絲牽住。幾斷柔腸。少選乃言曰。妹毋過悲。兄之此行實爲姻事。他日相逢。即是結褵之日。妹之抑鬱。又何爲者。英曰。倘有阻力。兄如之何。少卿曰。妹勿過慮。吾父若不見允。兄寧以鰥終並肩之誓。何忍負也。菊英曰。兄能踐約。妹復何憂。此身已委於兄。痴願已償。望至蘇後。先乞惠妹一書。聊慰寸心耳。少卿曰。諾。兩人始含淚而別。少卿至蘇。謁父。始知無大病。特體欠適耳。翌日即述菊英學問之深。性情之粹。阿母亦旣首肯爲兒婦。父曰。吾不喜學堂派汝。無老父命。擅敢自由。聯姻何必商之於我。況我意別有所屬。較之菊英高出萬萬矣。少卿知父固執。性成不敢多瀆。惟又怨情天之缺陷。恨苦海之狂瀾。目中佳麗空銷望。帝痴魂日後風波枉。

期三第相白好

洒長宏碧血。本擬修函趣告。奈爲老父專制。無從告慰。且恐有傷菊英之心。磨穿鐵硯。下筆難成。輾轉籌思。迄無善策。遲之又久。不得已而書始作也。

郎非薄義。妾本多情。菊英於少卿去後。以爲姑蘇之行。即有好音之惠。乃洪喬未報。兩月已茲。豈伊父變故。有哀痛難言耶。抑此間樂不思蜀耶。悵望者久之。有懷前約。頻添枕上之愁。無限相思。莫解閨中之怨。名花乍放。急雨摧殘。新月將圓。浮雲掩蔽。悵王孫兮芳草恨無主。之東皇方思想間。忽見驛使遙來。鯉書遞到。菊英啓封。讀之蓋少卿之來書也。其書曰。

菊英賢妹惠鑒。自別芝顏。倏更時序。金風多厲。玉體如何。賢妹才高道蘊。貌匹姮娥。兄以欽佩之誠。拜倒石榴裙下。愛憐之念願居並蒂花前。奈好事多磨。佳期未卜。家父以婚姻之事。未許自由。兄再三磋商。終無效力。本

欲早傳竹報。藉慰葭思。而情忒無聊。書難告慰。是以欲握管而止者屢矣。雖然言猶在耳。事敢忘心。吾父雖多阻力。而金石之盟。有如皦日。靈犀一點。固自相通。彩鳳雙飛。不妨且待兄當設曲全之法。以爲後會之謀。伏望賢妹善自珍重。慎勿介懷。書不盡言。尙祈垂鑒。

菊英接書後。不閱畢而長虹一噴。地上點點作桃花色。侍兒驚惶。莫措急邀伊母來。菊英此時靈櫛已失其作用。不知有所悲苦。旣無滴淚。又無片言離魂飄忽。而無所依從。遲之久。始得強哭出聲。嗟乎爲菊英設身處地而思此景。此情實爲人生第一難堪之境。余亦傷心。人書至此。不禁洒幾點同情淚也。後經其母以紛紛曠達之詞。多方譬解。而菊英稍稍止哀。

然而慈雲愛護。雖多慰藉。之言化日舒長。莫訴相思之苦。菊英以多愁之女。而

好 相 白 三 第 期

得此拂意之遭。欲遵月下之盟。誰知妾意若廢花間之約。恐負郎心。菊英處此。蓋有難乎。其爲情者安得上九天人闖闔覓造化小兒以問之也。

無何紅蓼蕭疏白蘋黯淡寒蟲唧唧孤鴈嗷嗷秋雨秋風皆足助其淒涼之意。愁雲密密誰知怨女之衷慘霧沈沈盡是離人之景日復一日菊英猶痴望生父之或有轉圜焉乃不一年民軍起義避亂遷移兩無音信各亦不知其所終。噫若菊英者可謂痴情者矣。

此係黃君投來之稿余採其事略而盜其一二文詞餘非廬山眞面目矣

池龍注

痴心女子

六十七

短篇 薄命女

(率真)

夜闌人靜挑燈朗讀。忽門外剝啄聲甚急。啓扉視之。有女郎自外突入。年可二十八。修眉星目。杏臉桃腮。娉婷軼衆。嬝娜動人。纖腰宛如柳絲。金蓮幾同新月。氣喘喘不勝惶恐之狀。一望而知其爲逃亡者。余斯時心忐忑不自安。狐耶鬼耶。抑卓文君之私奔。相如耶。莫可臆測。少頃女氣息稍定。歛容泣向余言曰。妾東壁舒姓。女名淑如。去年春。余母不幸。物化。父繼娶張家女。作晚娘。詎晚娘性淫。不安於室。與族弟通。被余父察知。無可如何。乃忿恨死。從此花晨月夕。閨中暗鬪。異常以有余在爲之贅疣。尙未敢肆無忌憚也。百計陷余。終未得遂。切齒愈深。陰謀愈毒。殺子報之慘劇。今夕竟見於妾家矣。故妾所以逃亡也。言畢泣不。

好 相 白 第 三 期

可遏幾欲脫口而號。余斯時中心如焚。莫可言狀。急止之。乃曰。勿爾容徐圖之。當有良策。女曰。余計之審矣。惟有投東海葬魚腹耳。余死後望先生爲余訴諸司法衙門。使沉冤得雪。九原有知。當結草啣環於來生矣。言至此。又泣。余憫之。乃謀諸慈母。詳陳其事。母固慈善者。聞余言不覺觸動。惻隱之心同余往書屋。以覩女之情狀。行數武。遠聞隱隱泣聲。不絕如縷。余顧余母曰。此即女郎泣聲也。女睹余及。余母至。乃拭淚而言曰。夜闌更深。騷擾清聽。實屬難堪。又勞老夫人駕。臨夜行多露。恐傷貴膚。罪該萬死。言既。目灼灼。四顧。蓋欲尋屏而去者。余卽曰。一刻何妨。無勞遠慮。女乃止。余母訊其家事。所答與前所述者。無毫髮異。余母斯時默思良久。忽顧余笑曰。兒呀。計將安出。以爲母者主張之。祇有納諸家中。無使外人知悉。尙可保護。於萬一。否則別無他策耳。詢之。女殊不強辭。余

母乃收之爲螟蛉。從此余家姊妹行合女而三矣。雖納之於家者數月外人尙不致窺悉。破綻也。女終日除操作外不越雷池一步。性聰慧識字知大體能一日十行。輒不忘經。一年余之親友鮮有知者。女家族始尙作假惺惺。四處尋覓。繼因無着。乃罷。余常私忖曰。女從此可以高枕無憂。將來物色佳婿。寧非幸事。詎料蒼昊嫉才美人不壽。今年六月中猝患惡病。經旬日竟不起。余家人皆相向而哭。後以禮葬之。嗟夫。一坯黃土埋沒許多英雄。七尺桐棺安頓若何。紅粉余於舒女。余傷之矣。

率真子曰。女誠可憐。蟲哉遭家庭之厄。幸而兔脫已是死中逃生。苟延殘喘者甫一年。即玉殞香消。噫紅顏薄命。從古如斯。於今尤烈。蒼蒼者天。彼何人斯。彼何人斯。能不令我哭煞哉。

小艷
情說

春閨夢

(慧禪)

第一回

唱小曲信口詼諧

見老妓痴心留戀

福州路西薈芳第一家有個王霞就是從前的老王佩蘭十年前頭住在西安坊的時候也曾包過一個妓女叫賽叫天該過兩個討人一個叫王媛媛一個叫王寶寶現在佩蘭年紀大了包了一個小腳色叫做九霄樓月圓年紀花樣精神若論他的花容月貌恰不減於媛媛寶寶有一天的晚上在下同了張郎許子謝公郁生一夥兒去打茶圍佩蘭說道有隻新編的十大姐小曲堂子裏邊沒人唱過可要唱給列位聽聽張郎許子謝公郁生齊聲答道請教請教於

是佩蘭自拉胡琴高聲唱道。

第一個大姐叫老大。面孔包腳布。一呀呀得而哼。鞋皮踢踢拖。
死要想學時路。裝埋虎。碰碰俚吓。囉哩囉嘛。一呀呀得而哼。阿煞
要氣數。

第二個大姐叫老二。輕輕年紀。一呀呀得而哼。老起面皮。綽號叫。
捨壞東西。頂着底。軋姘頭吓。倒是拿手戲。一呀呀得而哼。有點。
臭名氣。

第三個大姐叫老三。相貌勿推板。一呀呀得而哼。是個老門檻。開
出口來大如山。勿轉灣。吹牛皮吓。家當該三萬。一呀呀得而哼。

海外大奇談。

好白相期三第

第四個大姐叫老四。交關愛標緻。一呀呀得而哼。拍粉點胭脂。身浪還灑花露水。眞時髦。外勢去吓。專門吊膀子。一呀呀得而哼。賽過發花痴。

第五個大姐叫老五。相信雪列普。一呀呀得而哼。聲名一場糊。姘頭搭角來得多。瞞丈夫。調鎗花吓。本事實在大。一呀呀得而哼。倒說勿罪過。

第六個大姐叫老六。眼睛碧碧綠。一呀呀得而哼。心思蠻蠻毒。面孔喰不四兩肉。少後福。見仔俚吓。大家才要哭。一呀呀得而哼。

一世成孤獨。

第七個大姐叫老七。皮膚白如雪。一呀呀得而哼。嘆嫩嘆光潔。

春閨夢

七十四

頭浪梳個東洋髻。蠻飄逸。跟堂差吓。要算俚第一。一呀呀得而哼。
風頭夜夜出。

第八個大姐叫老八。壯來像隻鴨。一呀呀得而哼。面孔希躡踢。生
仔兩條肉百脚。頭二尺。看見俚吓。倒要吃一嚇。一呀呀得而哼。
阿像閻伯伯。

第九個大姐叫老九。眼睛烏溜溜。一呀呀得而哼。勿轉好念頭。
仔物事就要偷。做銃手。捉牢住吓。勿能逃走。一呀呀得而哼。就見
此。出醜。

第十個大姐叫老十。一點勿老實。一呀呀得而哼。心思墨撮黑。
花言巧語說得出。甜如蜜。拍馬屁吓。嘴巴真巴結。一呀呀得而哼。
花言巧語說得出。甜如蜜。拍馬屁吓。嘴巴真巴結。一呀呀得而哼。

期三 第相白好

生意勿會歇。

曲子唱畢。引得張郎許子哈哈大笑。謝公都生聽了。也覺詼諧。百出妙緒。環生當時都生就在他的家裏擺了一檯花酒。作爲投桃之報。各召所歡。以佐觴政。霎時粉白黛綠。携手偕臨。燕瘦環肥。各盡其妙。席間也有度嵐曲的。也有唱京調的。也有唱秦腔的。也有唱小曲的。繁弦急管。音韻悠揚。斯時都生更爲出神。直至曲終人遠。江上峰青。始各興盡而別。洵稱一時之盛。以後都生就著了魔。無日不到王霞家裏盤桓。終夜不忍言歸。從此兩人熱度也逐漸的高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摧花使者

實事小說

摧花使者

(貽博)

春申江上十里洋場。歌榭舞臺。城開不夜。名花北里。蟻聚蜂團。有妓霏霏者。破瓜年紀。解珮丰神。高唱青衫一曲。使人之意也。銷禾地。有某商者。歛鄉愚之脂膏。作登徒之舉動。自炫大腹賈之聲勢。恆以銅氣逼人。狎妓每形輕侮。以爲路柳牆花。任人催折。否者折之歸家。亦值得甚。事故所狎諸妓。雖落花有意而流水無情。某商至該妓。僅虛與委蛇。佯爲親匿。其實有意中人。某新劇家在也。某有友爲拆白一流人物。偵悉該妓之秘密。事乘間以告。某某雖未信其實。事而心卒不能無疑。每留意探之。無如籬籬縱固而漏洩春光。某商旣惜已財之虛擲。又恨該妓之無良憤火。中燒由妬生恨。思得一計報之。旋與友謀得一策。外

好 相 白 期 三 第

貌。仍。絲。毫。不。露。假。作。殷。勤。報。效。而。七。十。鳥。拚。命。趨。承。惟。恐。或。失。席。散。途。邀。某。留。
髮。某。乘。巫。山。歡。會。時。大。施。狂。暴。致。妓。體。輭。神。疲。吁。吁。嬌。喘。沉。縣。熟。睡。甲。私。下。
床。尋。得。并。州。利。器。暗。將。該。妓。之。一。縕。青。絲。根。根。剪。去。鬢。髻。而。遁。迨。一。夢。醒。來。睡。
眼。朦。朧。間。偶。一。欹。側。覺。無。復。蓬。蓬。之。氣。象。矣。駭。甚。忙。舉。纖。手。向。項。撫。之。已。如。牛。
山。之。濯。濯。不。禁。訝。然。曰。今。而。後。余。髮。禿。然。何。能。報。某。某。之。歡。心。乎。螺。鬟。已。杳。鴉。
髻。高。飛。類。光。復。時。敢。死。女。子。隊。裏。之。健。將。也。思。及。此。悲。從。中。來。放。聲。大。慟。誓。死。
欲。和。某。拚。命。而。甲。則。去。如。黃。鶴。遍。訪。無。蹤。徒。呼。負。負。而。已。往。來。稔。客。知。其。事。者。
雖。竊。笑。不。止。而。咸。作。不。平。鳴。焉。然。由。該。妓。之。自。形。輕。薄。不。合。賣。笑。時。宜。咎。由。自。
取。夫。復。何。言。嗟。嗟。憐。香。惜。玉。花。國。之。護。持。打。鴨。驚。鷺。亦。風。流。之。罪。過。而。況。逞。彼。
豺。狼。之。性。施。厥。鬼。蜮。之。謀。致。使。鏡。裏。烏。雲。無。復。堆。鴉。之。妙。耳。邊。明。月。難。爲。彩。燕。

期三第相白好

擢花使者

七十八

之飛此院在余旅舍之側望衡對宇只離一角粉牆日前聞嚶嚶作悲啼聲探之媼媼畧得梗概誠爲花界中之罕聞並作好白相之助趣也



滑稽實紀 燒得精光

(博甫)

嘉禾某商者。面團團。翁也。積得造孽財來。申小住。好作狎邪遊。結一班吹牛拍馬。諸友眠花臥柳。興不稍衰。乃翁齒雖尊。而額下幾等不毛人嬉。呼爲太監形。翁惡之深。以爲憾。遍訪西醫。覓得重價生髮藥。朝培暮植。孤詣苦心。非一日矣。今者居然有如殘秋之枯草。驀然而茁然。僅寥寥數莖。聊償素願耳。一日偕其夥友赴迎春坊。金錯落。妓家其房侍。雪暖者花容玉貌。柔骨豐肌。白紗衫子中。透出一彎雪臂。雙聳雲峰。見之令人垂涎。欲滴慾焰。頓萌個翁。雖老睹之能無。目炫神昏。初遇即報效花頭。十數打思消魂真個。而不知離題猶尙遠焉。以雪暖年逾花信。情興方濃。料非衰翁所敵。以當其情。乃心雖不欲。奈迫於金錢勢。

力不得不虛與委蛇強爲承順酒半酣雪暖施其毒計暗以燐火二枚挿入雪茄烟中乘翁於橫陳一榻與該夥抵掌高談時佯置雪茄於其側已則託故外出該翁正吐霧吞雲興高彩烈間煙槍甫置隨手舉雪茄向燈下呼吸而爆烈之聲不啻小人國之炸彈驚聞眼前微火上炎將數莖剛蠶一剎那間焚之殆盡大有反老還童之態翁驚極急以雪茄擲去適右側臥一程姓夥友錢蠶也兩股分開洋洋狂笑詎擲之恰落程友袴中翹然壽頭之上火焰未息炙頂如焚程亦不禁長號狂叫向榻上亂跳房中人旣顧翁嘴上之鬚又驚程姓之跳咸莫名其妙惟雪暖在房外冷眼旁觀吃吃如鶯鶯笑程某幸僧頂猶未燒焦而翁則無復鬚眉氣象矣一笑。

怪誕小說 新子不語

(一鳴)

話說揚州地方有個瓊花觀是隋煬帝看瓊花遊幸時所建築的後來文人才子都羨慕揚州的景緻做了許多詩詞把個揚州說得天花亂墜那揚州遂成個名勝之區了這且不表看官且聽在下說這個瓊花觀有椿希奇事體什麼希奇事體呢這瓊花觀地方周圍約數十畝大後殿是個三層樓名曰后土殿殿上塑的泥像就是老子這老子爲道教之祖在周朝時曾騎青牛過函谷關的樓上裝了些磁罐頭上面貼了封條並有符咒說是從前張天師經過揚州捉了些妖怪把他封在裏面的到了前清光緒年間這三層樓不知如何被火燒掉了從此每年到重陽這一天就少一個登高的地方中殿是三間平屋供

好白相第一三

的是武當真君神像。有前清的匾額。殿前是一座瓊花台。這台上的荒草現在已不知有了幾尺深。台邊的石頭已不知七縱八橫攤了幾塊。只有那古柏參天濃陰覆地。到了夏天到是恨涼快的。前殿題了蓄釐觀三字。因爲年代久遠。石紋剝落。字跡已有些看不清楚。觀門前有一座石牌坊。這牌坊也是在隋朝建的。有了千多年。牌坊頂上左邊刻了一個烏。右邊刻了一個兔。誰知這烏兔受了日精月華就作起怪來。這個烏怎麼作怪呢。瓊花觀前這條街從前本是狼熟鬧的酒店飯館開得狠多。有一家飯館生意比別人家興旺。天天座上客常滿。都說是主人的運氣好嗎。一日有煮飯夫掏米。店主見一隻雞不像雞的東西來吃。怒逐之。這鳥就撲刺一聲飛去。後來天天到掏米的時候就來吃米。主人起了疑。等他吃飽之後。看他到何處去。誰知不看猶可。一看。到是狠奇怪。

好 相 白 期 三 第

的那鳥偏偏的飛到這觀前牌坊上轉眼之間就不見了。主人子細看了半天見這牌坊上頭刻的這個鳥到像剛纔來吃米的那鳥對着店主若有引頸之狀店主遂喚石匠把這鳥鑿平了不見形迹等到下次掏米的時候果然不見這鳥來吃的後來只另飯館生意一天不如一天漸漸的衰敗下來隔了數十年這鳥又復起原形來那個牌坊上仍舊有個鳥的樣子立在上面這不是一樁奇事麼那隻兔呢看官且聽在下慢慢的說來這街上又有一家客棧也還整齊後面有一小小花園佈置的到也有趣假山石金魚池亦疏疏落落點綴的狠幽雅到了四季亦有時新花草可以玩賞所以來往的客商都住在他家這旅館內館主有一女兒名喚巧兒年方二八生得如花似玉尙未字人館主愛如掌珠一日夜間巧兒在花園遊玩看見天上一輪明月照得如同白晝巧

好相白第
期

兒就携了一管簫在這花園裏吹將起來那個不疾不徐的聲音隨風飄蕩煞是可聽誰知這一吹不打緊忽然白光一道從巧兒面前經過巧兒抬頭一看打了一個寒噤就踏腳不住携了那管簫就往粧樓去了上了樓梯把門帘一掀但見燈光之下有一白面書生坐在那裏望着他嘻嘻的笑巧兒此時已是腦筋恍惚昏昏沈沈欲喊又喊不出猶如吃下迷藥將身子釘住的一般任那書生摟抱猥亵自是之後隔三五夜那書生就來與巧兒作伴這巧兒年紀輕說出此事來有點害羞所以隱忍了一年半載到也安然無恙一日有一道士腰間掛着一個葫蘆背上負了一口寶劍手拂拂塵頭戴草帽脚下踏了一雙半舊的芒鞋身上披了一件玄色的道服從旅館門首經過大聲喊道擎妖擎妖街上男男女女簇擁着這道士看的人到也狠多究竟不知他喊的什麼可

好 相 白 三 第 期

巧這道士在別處不喊，獨在這旅館門口喊。館主有點不耐煩起來，上前向那道士說道：「道人，道人，此處乃過客往來之地，那裏有妖孽駕如欲擊妖，請到僻靜地方去擊罷。」道士道：「貧道適從遠方來，經過貴館門首，但見妖氣纏繞，君如此不信，可將貧道的寶劍懸在門首，自有有效。」驗說罷，就解下那背上所負的劍來，授與館主。館主被這道士說得疑惑起來，就半信半疑的聽那道士所說的話。將這口寶劍收下，懸在門首。初亦無甚動靜，過了幾天，巧兒得起病來，延了郎中診治，吃了幾劑藥，總不見效。一夜，巧兒悶懨懨的睡在榻上，見那書生哀求道：「自從尊翁聽了那道士的話，懸了寶劍在門口，使我不能與卿相近，累卿染病，懸念殊深。望卿轉達尊翁一言，請其將那一口劍除去，我明夜即來。」卿病可痊，說罷，將衣袖一拂，巧兒驚醒。原來是南柯一夢到了次晨，館主上樓來看女。

好白相第一三

兒的病總是這樣不見有效。心中甚是煩悶。巧兒因向父親說道：女兒昨夜得了一夢。夢見一人向女兒說道：父親聽了道士的話懸了這把寶劍，頗與女兒不利的請父親將劍除去。女兒的病就可好了。館主一聽到也不錯，遂安慰女兒一番。急急的下樓，把這劍取下。卻見那道士就遠遠的來了。深深一揖向館主道：貧道此來實爲此劍而來。但是此劍能驅一切邪魔。君若不聽，後當貽悔。館主道：道人呀！小女有病在床，說是此劍與他不利。若不除去，將成不治之疾。鄙人因愛女情切，故有方尊命。幸道人不必見怪。道士道：貧道幼得異人傳授，以擊妖爲天職。今君家實有妖氣，貧道不得不言。擬今夜暫宿尊寓。君家如有僻靜所在，不妨借宿一宵，以觀動靜。館主道：敝寓有花園一所，平常是人跡罕到的，不識可合尊意否？道士歡然道：貧道既蒙主人見愛，這就討厭了。館主道：

好白相第一三日期

何必過謙敝。寓偏狹。未免有辱尊駕了。說罷乃延道士入內。禮以上客。一面命僕人將花園打掃收入一間淨室。請道士住下。道士挨到晚間。天色已黑。用過晚膳。就和衣倒在床上。到了三更時分。忽聽將一聲響亮。花園門開。只見白光一道直衝而進。道士仗劍在手。口中念念有詞。道了一聲。着那道白光急急向外逃走。一路鮮血淋漓。道士朝外追趕。不防爲假山石絆倒。一交跌了。那道白光已是不見形迹的了。到了次早。僕人掃地。見了許多血跡。乃稟知館主。館主大驚。尋到道士房間。只見道士酣呼大睡。鼻息如雷。館主不得已。命僕喚醒道士。道士披衣急起。將昨夜之事告訴了館主。館主詫異。乃追尋血跡。直至門外。到了觀前。但見血跡未乾。從那牌坊上滴到地下。館主抬頭一看。原來石匠刻的那隻兔形。滿身是血。想必就是他作怪了。乃不由分說。命人取了扶梯上去。

期三第相白好

將這石刻的兔子形用鑿子消滅那道士就也告別而去當夜巧兒又得了一夢夢見那書生週身是血向巧兒泣訴道我與卿本有宿世之緣今卿父聽從道士的話下此毒手將我的形迹滅了未免太是忍心但我身是不足惜的只須百年之後就可以返本還原不過從此與卿是不得會面的了言罷掩面悲啼巧兒亦下了幾點有情之淚兩下正在戀戀不捨忽金鶴一唱巧兒驚醒枕邊的淚痕已是溼透了從此巧兒的病亦漸漸的全愈起來後來巧兒誓不嫁人終身持齋誦經代這兔子懺悔這石刻的兔子原形將來是能復不能復在下說書的也不知道了

神怪之理聖人罕言況當此新學昌明則荒誕不經之談更爲近今所不道本書既定其名曰好白相姑採備一格以博諸君一粲
（池龍注）

特別聲名

(池龍)

三期六十七頁第五行原底不數日確知青島起釁少卿望風遷避遂不知所終爲手民誤排不（一年民軍起義避亂遷移兩無音信各亦）不知所終

第三期好白相校勘表

頁數	行數	字數	勘誤
十一	七	九	恩誤思
十七	八	二二七	怒誤努
二三	五	一一一	遂誤而
二十四	二	一七	談誤淡
六三	一	一二	也誤耶
六三	九	之誤遂	之誤遂
二二	一	鵠誤散	鵠誤散

中華民國三年八月三十一號出版

好白相小說第三期

每部一冊定價大洋一角

編輯者 豐 豐
城 溪 陳 中耕
散漁

總發行者 新劇小說社

印刷者 三捷小說社

發行者 左書局

海 命
藝 林 新
南北掃葉山劇書局

代售處 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版權
不準
複製



購書者諸君注意

分售處

本埠各大書局及各劇新社

外埠分銷處

雲南	湖南	河南	京南	京北
開維同文會	明新文書山房	漢昌公司	共和書局	鴻文書局
六藝書局	教育圖書社	啟新書局	中華書局	富強齋書局
福建頭	油頭	杭州	成都	天津
宏文閣	鼎新書局	德記書社	重慶	新華書局
常升山房	天德堂	女子發行所	成都	直隸文魁書局
常州	無湖	錦文堂	崇文書局	羣益書局
晉升山房	松江	善	二西山房	新華書局
會文堂	江陰	聞恒裕	崇文書局	新華書局
科學書社	智書社	全昌成	西山房	新華書局
高長	潤書局	昇智書社	日昇山房	新華書局
上店樓	酒樓	高長	圖書館	新華書局
社啓	興店	興店	無	新華書局
小説	劇	八號	蘇州	新華書局
社	社	百十	蘇州	新華書局
新	新	第一	四馬路	新華書局
劇	劇	百	中	新華書局
社	社	十	上	新華書局
新	新	八	海	新華書局
劇	劇	號	發處	總批

外埠如欲用郵票購書者以九折計算空函不覆

上海第一八號半高長興店樓